



第二輯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第二輯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 編

蝴蝶媒

〔清〕南岳道人 編

《蝴蝶媒》與存各年均有本而不類刊行年代。日本寶曆
 有傳又重刊本。寶曆甲戌為清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據此知《蝴蝶媒》初刊應在乾隆初年
 以前。現有較早的版本為卷一第壹回。刊本。該本於書中人姓名事有不類一五。譯者。與正月
 主人訂的其他小說相同。然其內容情節則。此外。尚有續經說。因友堂。金瓶梅詞話。諸本
 有印本有的改題「驚奇夢」。有的改題「蝴蝶媒」。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言

邵海清

《蝴蝶媒》四卷十六回，題「南岳道人編，青谿醉客評」，別題「步月主人訂」。編者與評、訂者生平均不詳。題「步月主人訂」的小說，除《蝴蝶媒》外，尚有《兩交婚小傳》、《玉支璣小傳》、《畫圖緣》、《情夢析》、《終須夢》、《鳳簫媒》、《五鳳吟》等，內容與《蝴蝶媒》相仿，均以述才子佳人悲歡離合為主題。步月主人的生平，一般以為較晚，如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即將《蝴蝶媒》、《終須夢》、《五鳳吟》列入乾隆、嘉慶間小說中。但細察諸書，似均刊於清初。以《終須夢》為例，該書書末自述稱明代事以「國家」稱明朝。卷二又出現「夷狄」等違礙語，且書中不避康熙帝「玄」諱，知刊行不會晚於避諱嚴格之康熙中葉以後。以此推知，步月主人當為一擅文的書坊主，約生活於明末清初或清前期。

《蝴蝶媒》現存各早期刊本均不標刊行年代。日本寶曆甲戌刊《舶載書目》著錄此書，云有華文堂刊本。寶曆甲戌為清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據此知《蝴蝶媒》初刊必在乾隆初年以前。現存較早的版本為署「本堂梓」刊本，該本於書中人名亦多有不避「玄」諱者，與步月主人訂的其他小說相同，當亦刊於清前期。此外，尚有積經堂、四友堂、炎惜軒等刊本。清末石印本有的改題「鴛鴦夢」，有的改題「蝴蝶緣」。

現據浙江大學中文系藏「本堂梓」本影印。原書版匡高一八〇毫米，寬一〇四毫米。

蛭
燦
燦

本堂梓

金瓶梅月次

卷之一

第一回

靈應寺神僧貽寶錫

靈應山蝴蝶作水人

第二回

蔡狀元命題親考試

蔣青巖出像擬嬌婉

第三回

拜姑娘中堂教養

因表姊不院留賓

第四回

孺子潛身義和館

燈前遺閱譜琵琶

卷之二

第五回

假女婿成真女婿

惡姻緣變好姻緣

第六回

小姐妨嫌託心腹

轉香蓮綻換詩詞

第七回

柳權臣竟遭延禍

鴛鴦婿同上長安

第八回

李牛馬燈下說因由

蔣青巖夢中遇神騎

卷之三

第九回

曉雲衣舊女偷情

香花峰佳人密約

第十回

蔣三娘起解銀屏

素六守孤孀乘龍

第十一回

柳塘烟柳雪吟詩

露華凝曉曉驚龍

第十二回

李仙姑酒後翻成

楊越公扶病受佳人

卷之四

第十三回

三才子同登禹門

張佳人共賞荷花

第十四回

泥金報三捷臨門

錦春樓雙珠入行

第十五回

華小姐催赴揚州

素六守重贊狀元郎

第十六回

六美共歸金馬

三賢同隱苧蘿山

日次畢

蝴蝶蝶卷之

新書道

青松野史

第一回

靈隱寺禪僧貽寶偈 苦蘗山蝴蝶作米人

詞曰：世事傷心甚，天公難借問。奇才不值半文錢，因閒檢遺閱。忽驚佳遇試編新，聽。富貴今非命，成敗何須論。一春長莫向花前恨，恨。當日隋皇後來，唐主異時同盡。右調醉春風

話說隋朝仁壽年間，江南建康府有一秀才，姓蔣名巖，表字青蘗。父親蔣國士，曾為陳朝大司馬。隋文帝廢碑不起，蔣家西于湖邊，邱壑自好，竟以

壽終母親葉氏相繼而卒。單生蔣青巖。一歲。遂將青巖臨生之夜。蔣夫人夢孔子抱送。因此這蔣青巖生得身長七尺。美如冠玉。仙儀風流。聰明絕世。真个一目十行。子史經書。無不精熟。詩詞歌賦。無不驚人。正是

才如子建人難及。

貌過潘安世莫匹。

這蔣青巖。初入城市。那城市中人。就如牆似壁。擠塞不通。都來觀看。人稱羨个。驚駭都道是神仙謫世。便是蔣青巖也。顧影自愛。想着自己才品不群。立心要做个世上第一等的人。當念他父親曾受陳朝大恩。雖不能殺身報國。却也不曾屈膝二君。因此蔣青巖也敬守父志。無意功名。終日與二三好友講究古今讀書學道。不求聞達。且他父親在生為官清正。所遺的家業。也不算十分富厚。家人僮婢。足供使喚。在蔣青巖也不為不

足只有一件。他年已二十。尚未娶妻。這杭城的紳紳大族。都要將女兒嫁他。情願厚賄粧奩。只要面他。這個乘龍佳婿。眾媒婆絡繹不絕的。反來求着蔣青巖。怎奈蔣青巖只是不允。向那眾媒人說道。你們眾人不必常來煩瑣。料這些粉粧絃帛俗女凡胎。那里是我蔣青巖的對子。則除非是色如西子。才似文姬。德比孟光的方纔可允。眾媒人聞言。胸中暗想道。題目雖難。只是蔣相公這樣有品。也須是西子王嬙纔配得他。遇眾媒人從此不復再來。蔣青巖也全不以此為念。一日正值三月初旬。天氣晴和。柳肥花綻。不覺動了撻春之興。寫了兩人間帖兒。喚過隨身一個書童。喚作伴雲的。來到跟前。分付道。你可速將這兩個帖子。送到城內張顧二位相公處。說我在家專候。即來回報。伴雲領命前去。却說那張顧兩人。一个是張

吏部之子名平字澄江。一个是顧司徒之子名成龍字躍仙。這兩人都是一文章魁首。風雅瑋頭。青年妙品。也都未曾娶妻。與蔣青巖爲八拜之交。心同道合。這日他兩人都在家裡。見守門人傳進蔣青巖的帖子。兩處都忙喚有。與前后望將青巖宅中來。蔣青巖立在門外迎住。三人攜手同到內書房中坐下。伴雲忙去捧茶。蔣青巖向張澄江顧躍仙說道。連日春光明媚。湖山可人。兩兄何以不一見顧。張澄江答道。連日因老母抱恙。不敢少離。今日小安。正欲過訪。而尊簡適至。別無他故。蔣青巖道。小弟不知老伯母貴體欠和有失。問候不知。躍仙兄亦有何事。顧躍仙道。小弟連日爲檢點先君遺稿。發刻編次。方完。正欲拜求大序。以光卷首。蔣青巖道。老伯生前功業文章。素爲海內推服。急宜付梓。以爲後輩典範。兼見吾兄大孝。此

舉其盛。拙序云：不容辭。但恐后生才淺，不免佛頭着糞之誚。三人說了一會，蔣青巖道：「今日天氣佳甚，小弟已備下一樽，與兩兄同遊韜光、靈隱，一覽花柳之盛。晚間便宿小齋。同過湖心亭看月，何如？」張澄江和顧躍仙連聲答道：「使得，使得。有來我杭人遊湖，多是白晝從不曾月下，領畧蔣青巖道兩兄不知，却月下湖光的妙處，真个難以形容。于今且去游山。到晚間試看便知。」正說間，伴雲走來稟道：「轎已齊備，酒席已先去了。請相公起身。」蔣青巖聞言，便同張澄江、顧躍仙一齊到門外上轎。三乘轎子緩々而行，只見那一路上游人如蟻，車馬成行，即垂花籃、水綠山青，好生可愛。有詩為証：

柳肥花綻暮春天。

水綠山青滿目前。

今古游人將不去。

年々載酒醉山顛。

三乘轎子行不多時。已望見靈隱。三人一齊下轎。攜手而行。但見那些游女如雲。一个个都下了轎子。雜在男子隊裡游玩。這蔣青巖張澄江顧曉仙三人。看那些婦女。都是粉粧脂補的物事。絕無一人入得他三人的眼。瞞他三人。同到冷泉亭上。坐了一回。又到飛來峯下游玩。半晌帶了一回洞。然後繞進靈隱寺中。大隨喜。這年寺中到了一位善知識。喚做自觀和尚。尚在寺內談禪。因此比往年更覺熱鬧。蔣青巖等三人。素厭和尚。怕去相見。只就在大殿上。隨喜了一會。便從後路。竟望豁光而來。未至平山。早見衆家人。檢了一塊平地。而鋪下氈子。擺了酒。觥見蔣青巖到了。一齊垂手側立。張澄江道。我們既要登頂。何不烹將酒席移到山頂上去。蔣青巖道。

小弟愚意也。正是如此。忙分付家人移席止山。他同了張澄江顧躍仙隨後緩步而上。一步一步來到輻光絕頂。此時日已過午。三人俯仰四顧。只見天無片雲。空翠欲滴。青山萬疊。古木千章。真有振衣千仞崗。躍足萬里流之勢。這輻光頂上。還有一件大觀。顧躍仙用手指着。向蔣青岩張澄江二人道。二位兄長。你看那綠沉沉的。潮黃滾滾的。是江。白茫茫的。是海。那江湖之間。人烟攘攘的。一个大圈子。便是杭城。真好大觀也。蔣青巖和張澄江二人看了一會。都道。壯哉。壯哉。如此好光景。湏各賦一詩。庶不負此游。若默然而歸。豈不令山靈笑人乎。顧躍仙便向蔣青巖道。今日吾兄是三人。就請吾兄限韻。蔣青巖道。眼前光景。佳甚。若限韻拘體。便受其縛。這都是近日那些讀日記故事的時。與山人詞客出醜的圈子。我們還是

任情縱筆為妙。張澄江顧躍仙都道。此論最是。蔣青岩便分付家人。將樽前一個罰杯。滿篩一盃熟酒。向張澄江和顧躍仙道。如此酒寒。而詩不成者。罰跪飲三大杯。訖罷。三人或仰面或俯視。或舉杯不語。不半晌。蔣青岩喚伴雲。取隨身紙筆過來。那伴雲忙去。捧過一個拜盒。安在壇上。取出端硯。紫顏古墨。各箋。擺得停。上當。蔣青巖不慌不忙。展開箋紙。提起筆來。寫上一首詩道。

春先携手上韜光

仰探虛空俯大荒

半勾西湖沈翠黛

無邊東海浴扶桑

人州城裏圍人裡

江水魚龍共一長

多少興亡多少恨

一杯同與吊斜陽

蔣青岩寫罷隨即便是顧躍仙接過筆去寫詩一首道。

絕頂天風細。低頭海氣浮。江聲流日夜。一湖水歷春秋。
共此一樽酒。真同萬里游。杭城到片土。彷彿繫孤舟。
顧躍仙剛寫完張澄江的詩也做完了。提筆寫來一首絕句道。

江流一線海茫茫。

潮水西來落日黃。

報道湖中歌舞歇。

幾多車馬入錢塘。

三人題罷一齊擎到樽前。大家輪看互相贊賞。蔣青岩命伴雲試那杯中酒氣尚溫。笑道。我輩恨不與曹家郎同時。令彼七步獨得千古。三人大笑。張澄江道。只小弟這二十八字太討便宜了。顧躍仙道。不朽之句正不在多。三人又痛飲了一回。然後携手下山。仍從靈隱舊路而回。剛到山門。只

見一个小沙彌前來迎住道老和尚知三位居士今日在山上美酒佳饌十分醉飽又各有題咏未免勞神備有苦茗一壺替三位居士解渴消煩遣小僧在此迎候請到方丈一叙蔣青岩聞言向張澄江和顓躍仙笑道那自觀和尚想亦是趣人我們同進去會會如何張澄江和顓躍仙依言一齊同了那沙彌來到方丈門首那小沙彌先進去啓過那自觀和尚然後蔣青岩等三人方纔同進方丈且看那和尚怎生模樣。

褊袒右肩及瞳如雷鬚眉似雪穩坐蒲團矮頭骨如紫藤玉毫光滿面若非羅漢重生定是菩薩出現。

蔣青岩張澄江顓躍仙齊向自觀和尚作禮自觀和尚立起身來打一圓叉笑嘻嘻道居士們好瀟灑也老僧備下一瓶苦茶要與三位居士。

潤詩腸清。醉眼分付沙彌篩了三盃茶。送到蔣青岩和張澄江。羅仙
三人手中。三人吃罷。都覺口舌生香。眼清神爽。將先前的酒氣都消歸太
海中去了。自觀和尚問他三人的出處行藏。張澄江和顧曜仙兩人大略
說了幾句。只有蔣青岩長嘆不語。自觀和尚笑道。居士心中。敢是有甚不
足處麼。老僧已看破多時了。居士豈不知那龍逢比干。一堆荒草。伯夷和
齊。兩個餓夫。便是那秦皇漢代至今。又是幾度興亡了。這段公案。且湏放
過一邊。于今老僧有個商量。却非老僧杜撰。本是三位居士的前數老僧
寫得明白。封在此間。三位居士帶回去。細細觀看。此後前生底事件。已
都在上面。後半段却由得居士們自家主張了。說罷。自觀和尚便向袖中
取出一个封兒。封得十分堅固。遞與蔣青岩收了。蔣青岩見自觀和尚語